

葉菊蘭

做小王子那獨特的玫瑰

「我希望年輕人都能夠再去讀一次小王子。」對於年輕的下一代，葉菊蘭突然說道：「做小王子那個獨特的、唯一的玫瑰，並懂得關心別人、關心周圍，還有最重要的一—尊重。」



■也許從政是個意外，但卻為葉菊蘭的人生開啟了一個新的面向、一個新的機會為別人服務。（網路擷取）

文／楊佳靜

總是帶著一抹淺淺的微笑，聲音很輕柔、很細小，她是前總統府秘書長—葉菊蘭。假如不認識她的話，大概很難想像她是台灣政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，不僅擁有豐富的從政經歷，並且從立法委員一路做到交通部長，葉菊蘭應該是台灣最知名的客家女性政治人物了。

生長於苗栗縣銅鑼鄉的葉菊蘭，談起小時候的生活，她直說

就是「貧窮」，因為家裡務農，再加上是眾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，隨時隨地都要幫忙家事、工作，還有家裡非常強調敬老尊賢，吃飯時一定是「阿婆(客語的祖母)」先吃，其他人才可以動筷，而家人之間的情感是非常緊密的。記得她的「阿婆」總是告訴她們，唯有辛勤努力才有收穫，沒有澆水施肥的菜園是長不出好菜的，「阿婆」還曾經告誡她們：「絕對不可以賭博，賭博所賺的錢就像米糠，很快就飛走，腳踏實地賺來的錢才是貨真價實的稻穀。」短短的一句話似乎已經驗證了傳統客家的勤儉努力的精神。

「小時候上學是絕對不能講客家話的，說了會被掛牌子，只能講國語。」葉菊蘭回憶道，雖然當時年紀還小沒有什麼感覺，只知道被掛了就要

趕快抓下一個說客家話的人換他戴，她邊做出掛牌子的手勢邊說著，「當時講客家話被認為是不入流的。」從她的語氣中感覺得出些許忿忿不平，除此，小時候的她一直以為台灣只有兩種語言，一個是在學校說的國語，一個是在家裡說的客家語，「一直到長大後，我才知道還有很多人說的閩南話、原住民話。」她微笑著說。

意外走向從政路

與鄭南榕結婚是葉菊蘭一生的轉捩點，在鄭南榕過世後，她再也沒辦法回到原來的工作，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。當時的她覺得，從來沒想過的事情竟然發生在自己身上，也希望不要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，因此決定要去參與一些事務，去做結構性的改變，不要再讓這個痛轉移到別的人身上，她選擇了政治這條路，致力於人權運動。

講起她的從政經歷，身處福佬人為多數的民進黨中，葉菊蘭了解到，她應該要為自己的同胞(客家人)多努力，葉菊蘭會告訴黨內愛用閩南話的領袖們，要懂得尊重少數的其他族群，在客家人居多的地區，最好是用大家都知道的國語來溝通、發言，而她也積極地推動多元文化、發表對少數族群的政策意見。

客家女性的改革路

在2002-2004年間，葉菊蘭擔任了客家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她希望能夠藉自己的力量提升、傳承客家的傳統文化。首先，她取消廣播電視法中對於母語限制的規定，之所以這樣做，是因為小時候有一件事讓葉菊蘭印象很深刻，就是電視沒有客家語發音的節目。她的「阿婆」每次都邊看電視邊抓著年幼的她問節目內容，一直說：

「拱馬該？拱馬該？(客語的說什麼?)」，她都會覺得好煩，但這也是讓她在擔任主任委員期間，決心推動客家電視台成立的動機之一，「我想讓老一輩的客家人也能有娛樂、能從電視上聽到他們熟悉的語言。」除此，雖然是客家人的葉菊蘭也不忘關心同是少數的原住民文化，推動讓孩童們能夠從小學習母語課程，她認為相對的強勢要去關心相對的弱勢，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，它的美好就在於大自然的多样、豐富的生態、族群的多元。

除了客家人，葉菊蘭也很注重女權、兩性平等...等議題，致力於打破傳統的男性威權迷思，提升女性的自主意識，早期的社會對於女性在工作方面有種種限制與不公平，很多職場是不准女性懷孕甚至結婚的，社會的兩性平權觀念不興、國家的福利措施不足，都讓女性承擔了很多負擔及責任，尤其是職業婦女，家庭、事業兩頭燒的情形。葉菊蘭有很深的體悟，因此在1996-2000年擔任立委的期間，更參與推動「兩性工作平等法」的成立、落實，保障了許多女性在工作上的權益，像是起薪平等、產假...等等。葉菊蘭肯定地說：「女性的工作能力絕不亞於男性，」她點著頭，露出自信的笑容說著。

放眼期盼的未來路

對於現在政府的族群政策方面，葉菊蘭認為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用人唯才，並且把每個人都看作平等的，維持多元文化的族群政策，還有對女性的提攜。

身為客家的一份子，葉菊蘭覺得如果想要被人家尊重，就要先尊重自己、重視自己，相較於以前有的客家人不願承認自己是客家人，她期望客家族群能夠以自己的客家身份為榮、展現客家的優點：勤儉持家、認真努力、腳踏實地...等等，女性也是一樣，一定要先尊重自己，這是她對未來的願景和目標。

「我希望年輕人都能夠再去讀一次小王子。」對於年輕的下一代，葉菊蘭突然地說道：「做小王子那個獨特的、唯一的玫瑰，並懂得關心別人、關心周圍，還有最重要的一—尊重。」她的語氣依舊委婉、溫和卻蘊含著無限的期許。

婚姻不歸路 改變她的一生

很多人都曉得葉菊蘭與她丈夫鄭南榕的故事，而他也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一位著名的人士。訪談中，葉菊蘭並沒有在丈夫方面著墨太多，但她的丈夫可說是改變了她的一生。

葉菊蘭與鄭南榕是大學同學，兩人認識不到兩個月，鄭南榕就在學校的佈告欄裏張貼了訂婚啟事，警告別的同儕不准動他的「未婚妻」，但雙方家庭卻因省籍問題反對兩人的婚事，葉菊蘭和鄭南榕只好在同學的幫助下私奔到台北結婚。

後來，鄭南榕擔任《台灣政論雜誌》的出版者，積極參與人權運動。1989年4月7日，為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於言論自由以及台灣獨立的箝制，

鄭南榕於自己的辦公室關閉71天後自焚而死。然而他的遺孀—葉菊蘭，以前從未與丈夫一起參與任何政治事務，為延續丈夫的精神，卻決定轉換職場跑道，由一個廣告公司的業務處長開始踏入政壇。

從一開始的「代夫出征」，到後來成為第一位女性客籍總統府秘書長，從來沒想過會從政的葉菊蘭卻是毅然地走出了另一條路，一直到现在，都還是政壇要角，為客家族群、為女性的權益持續的奮鬥著，她的外表可說是「外柔內剛」，就如同她溫和、平緩的說話語氣，卻能讓眾人感受到其中強憾的力量。(楊佳靜)



■年輕時候鄭南榕與葉菊蘭的合影，現收藏於基金會展覽館內。(葉菊蘭提供)

詹晏東 愛家男

文／賴映秀

卸下房屋仲介人員的職業笑容，四十二歲的詹晏東和小兒子捲起衣袖，整理起家門前的小花園，打算把這一片雜草叢生的園圃，種滿可以用來烹飪的香料；他看著別人家的花園，也希望自己的家門口能有如此綠意盎然。當整理到一個段落後，他回到屋內替所有人張羅下午茶飲品，這種看來愜意的午後時光，其實是詹晏東標準的週休假期。「與其去羨慕別人，不如好好利用現有資源，做最大的享受。」詹晏東平時只要一有客戶電話，就必須放下手邊一切事情來服務客戶，只有在假日的時候能夠喘息，而家庭就是他的度假勝地。詹晏東認為，家是一個人最大的支柱。他經常和家人一起到郊外騎單車、露營，或是在家喝一杯自己煮的咖啡，提到有關家庭的一切，他總會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祖訓80字 後代子孫按輩排名

詹晏東承認自己是一個很愛家的男人，他認為這和他的客家身分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出生於苗栗縣卓蘭鎮的詹晏東，從小就生活在民風純樸的客家莊內，在就讀二專之前，他的生活週遭只有客家人，而且說的還是台灣人口較少的饒平腔客語。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客家人與閩南人的差異極大，但是在祭祀及宗族觀念上，詹晏東表示他對於閩客之間的差別有很深刻的感受。

客家人相當重視宗族觀念，詹晏東一家在苗栗縣詹氏宗親會中，屬於「學傳公派」，而另一派則為「敦仁公派」，兩派都有傳下八十字的祖訓，後代子孫大多依照輩分及相對的祖訓文字命名。詹晏東屬於「益」字輩，雖然沒有依照祖訓取名，但是他仍對自己所屬的輩分存有一份認同感，「我有個同學還是動字輩的(益字之後兩輩)，他還喊我一聲大哥」，他提到的這段故事，傳達了客家人對於宗族的深刻認同。

「每逢重大節日的時候，哇，回來拜拜的人都好多好多囉！」詹晏東指著照片上的人群，認真地數著每個需要返鄉祭祖的大日子，如：過年、中元、清明、中秋、元宵、重陽、端午等傳統節日都是客家人的聚會日。不同於閩南人初二回娘家的習俗，是農曆正月初四時，他所住的村莊裡每個嫁出去的女兒，都會被娘家邀請回家團聚，家家戶戶擺開宴席，從村子口到村子尾，每一戶都充滿了溫馨的感覺。這麼多個日子，每個家庭成員都能如期出席嗎？詹晏東搖了搖頭，他認為這也是客家人強烈的家族感所帶來的壞處，有些成員在生活上遭遇到了什麼問題，在家族間會迅速傳開，每年又有那麼多個相聚的日子，寒暄之餘也會關心一下其他人的生活，那些不順利的成

詹晏東承認自己是一個很愛家的男人，他認為這和他的客家身分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家族聚會不缺席



員被一而再、再而三追問之下，常常會拒絕出席家族內的活動。

即便是每年這麼頻繁的見面，身為長子的詹晏東卻很少缺席，他認為這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，雖然大兒子客語程度不足以用來與人對談，但他仍然堅持教導兒子作為長孫所有該注意的細節。在閩南社會中，出門在外的子孫大多會將祖先牌位移請至家中就近供奉，但多數客家人只以祖祠做為唯一祀奉先人的地方，家中並未設神龕。

閩客通婚 生活細節差異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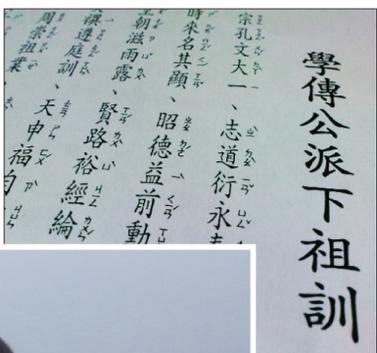
詹晏東對於家族的執著，與一般客家人給人的印象相去不遠，但他強調自己的家庭，可以稱為「進步」的客家家庭。他的父母都有受過教育，父親曾在卓蘭鄉公所擔任公職，母親則是離開家庭在工廠求職，父母雙方皆非傳統務農家庭，這樣的背景，塑造詹晏東並不排斥閩南人的個性，讓他和一位閩南籍女性共結連理。

詹晏東的太太鄭翠紅，是個生長在嘉義縣溪口鎮的閩南人，在嫁進客家家庭前，有過很大的掙扎，一來是娘家擔心不同族群的生活差異會讓女

兒受苦，二來是客家人對於宗族延續的強大意識，可能會將她壓得喘不過氣。最後她做足了萬全的心理準備，包括努力成為孝順聽話的媳婦、利用調整體質等方式順利替家族子孫繁衍香火。

剛結婚的前兩年，詹晏東和太太鄭翠紅居住在卓蘭老家，太太也在這段時間和婆婆學了一手好廚藝，鄭翠紅笑說自己在娘家學的廚藝，還不及婚後跟婆婆切磋的一半。鄭翠紅認為除了婆婆的廚藝值得一學之外，另一個動機是詹晏東對於客家菜的強烈喜好，就像是那句俗話：「要抓住一個男人的心，要先抓住一個男人的胃。」

即使生長在「進步」的客家家庭，當詹晏東步入婚姻之後，他才意識到閩客生活有很多細節是不同的。祭祀方面，客家人信奉的是三山國王、伯公、祖先。三山國王代表的是客家人原鄉廣東省的獨山、明山、巾山，而伯公則是閩南人所說的土地公。相較下，閩南人會參拜的神明卻是多到數不完，媽祖、觀音菩薩、關公、文昌帝君等許多神明，詹晏東認為透過拈香祝禱的過程，可以給人心靈平靜的力量，只是閩南人幾乎什麼都可以供奉為神的行徑，讓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

學傳公派下祖訓

■苗栗詹姓宗親會學傳公派家訓，第二句的「益」字輩為詹晏東所屬輩分。(賴映秀攝)

■詹晏東常利用假日和家人出遊。(賴映秀攝)

■詹晏東祖祠與返鄉祭拜的大批親戚。(記者賴映秀/攝)



一客五腔調 學閩語更難

台灣客家人主要使用五種腔調，分別是四縣腔、海陸腔、大埔腔、饒平腔、詔安腔，詹晏東生長於苗栗縣卓蘭鎮，使用的正是台灣客家族群中，人數較少的饒平腔，這也成為他學習其他客家腔調或閩南語的動機。第一次接觸到饒平腔以外的腔調，是詹晏東在勤益工專(現勤益科技大學)就學時期，他發現來自台中縣東勢鎮的同學，雖然也是操著流利的客家話，但是在許多發音上就稍顯不同，使得他最主要的交友圈，還是以卓蘭朋友為主。入伍之後，部隊集結了所有來自苗栗縣的役男，不分兵種統一接受新兵訓練。隊上多是客家子弟，但卻有著兩種不同腔調，在彼此交談的過程中，詹晏東會依據對方的腔調去轉換自己的語調，因此四縣腔客語他也能夠應對自如。

詹晏東來說則是陌生許多，快節奏以及重音位置不同的海陸腔，讓他經常需要請求對方放慢速度，才能夠接收對方所要傳達的訊息。客家人學習不同腔調的客語有其困難之處，學習閩南語就更不容易了。他難以融入太太的娘家生活，他會的也是幾句寒暄，而非能夠理解長輩需求的應對進退，讓詹晏東的女婿地位不如閩南籍的姊夫一樣，但他也明白這是他無法突破的障礙，便不強求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。「閩南語不能算是台語，否則把客語和原住民語放在什麼定位？」詹晏東認為台灣社會的確存在著大閩南主義，那些高喊「愛台灣」的人，大多是用閩南語來高喊口號，卻很難聽見等量的客家人用客語說出對台灣的爱，他藉此提醒人數較多的閩南族群，別忽略其他族群發出的聲音。(賴映秀)

至於新竹及桃園地區較為普遍的海陸腔，對於